

沅湘通藝錄

附書文四

五

沅湘通藝錄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畢永年

與民更始承新命也蓋民不新國不固新不作氣不揚誦詩讀書我知天命嘗謂帝王殊禪三代殊繼萬物芸芸樊然殺亂矣然而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名者實賓今古通論也倘南面而執民紀解其天弢墮其天裘卒以燭亂天下而國本日益搖始竊謂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今乃知陳陳相因氣類於寐爾日新又新盤銘尙矣我羨新猷我揚新治痼瘵者厥維艱哉仁恕則樹德嚴暴則樹怨帝者憫焉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皇初治譜不能取則于今也夫天地奚官萬物奚府黼座自有主持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觀牖衷者咸一朝奮迅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混茫者殊難測哉澤萬世而不仁鰥萬類而不義王者迹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盛世流風是將慰彼黎庶也夫相拂以辭相鎮以聲委巷益多謠詠矣知有用之用而並知無用之用沐聖德者羣拜手颺歌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昔我武王遣封介弟懼夫自見者之不明也自是者之不彰也自伐者之無功也自矜者之不長也於是進康叔而誥之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大啓土宇氣象維新蓋迥非夏忠殷質所得與聞者也汝往作之毋虔劉毋矯誣毋委靡以渙民心毋頽憊以傷民氣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然哉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文王之量恢然如天地之苞萬

物。其於民也。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以故皇風翔洽。協氣旁流。大命集天。乃眷西顧。公劉舊國。竟闢新朝。豈招仁義以撓天下哉。蓋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以類行雜。以一行萬。而聖人知抱式焉。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而庶人無駭政焉。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祚我新乎。莊誦詩言。若合符節矣。則嘗綜而繹之。六經先王之陳迹。仁義先王之蘧廬。毗陰毗陽。法物久虞。其汶黯而貪財取慰。貪權取竭。識者灼知皇古之終湮。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有傳政。議因議革。球圖日見其沈淪。而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愚者亦知中原之不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是故也。豈別求所以新民者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張緝光

本新周之旨以言新人與天合矣。蓋民新以作人新之。命新於邦天新之。合康誥詩言而三復之。言新周者。其知周之所以新乎。且自言人事者。倡百王差等之言。言天道者。執五德升降之說。三古以降。天下一更新之局矣。蓋上古之世。人事彰而天道晦。史臣紀述半言民。中古之世。人事變而天道奇。文士揄揚侈言命。究之德盛者下被。道積者上章。尼山運啓。揭新周之意以發明之。可知開國之初。人與天兩相契矣。新民之說。徵之湯矣。雖然。新於人者必新於天。以人從天。我周所以代商也。今卽書詩而取證焉。尙書本僞撰之文。而泰誓以前。不載網羅中外之術。蓋百昌之氣靜。兵刑無鼓舞之權。帝者之化神。鞞鐸絕感孚之迹。迨王錄歷數傳而後。講求政要。始握手而議中原。詩經多刪佚之語。而生民諸什。率皆闡揚祖德之

詞蓋智慮聰明。出之高曾而自大。陰陽水土。授之壇坫而皆靈。迨天潢譜數世以還。攷驗籙圖。乃抗志而爭王運。嘗誦書之康誥。而知民事之難緩矣。氣化海內之奇。力平海內之險。言王道者。斷非權謀詐術所能參。况復地啓殷墟。遺孽積囂。凌之志輔資周室。孟侯當弱冠之年。向非申王命以飭紀綱。則靖亂匡邪。奚以絕交瘴之歎。故冊書載盟府。上肅一朝之法制。下通百族之性情。又誦詩之文王。而知天命之有憑矣。冠裳制於君父。功名制於鬼神。啓鴻圖者。必非讖語緯書所能惑。然梁山策馬。舊疆先阻。以山河不密失官。故邑不存。其湯沐。向非廓鴻基以光壇墀。則改號易朔。亦難名締造之艱。故簡冊茂聲靈。近推列祖之遺規。卽遠啓後王之景運。民新以作。新之而民皆新。命新於邦。新之而邦仍舊。合徵書詩。可悟新周。古今有貴賤相治之權。無理數相違之事。起風雨廬中而旁皇之問。物候不問人官。援宗盟而資夾輔。陳符命不陳災異。憑故壘而想流風。然書詩所言。其旨較深也。三監兆叛之區。內難旣平。衛寶獨歸小子。可知戎衣旣戢。九鼎已遷。回首玉門。豈預料有今日哉。迨誓師牧野。收萬里之山河。則文質嬗而瑞運鍾。春秋當於新王。可以致元公之歌頌矣。天下有生殺相成之局。無侯王並大之時。竭平生智力而經理之。藥石不逾一日。刑德胥治於風雷。飲食先及百年。功利並永於彝鼎。然書詩所陳。其意較遠也。七族釐居之地。圻封旣正。沫邦世享殷民。可知旄鉞告功。舟瑤已渺。回思西土。豈昔有此規模哉。迨合會孟津。萃諸侯之玉帛。則兵氣消而國祚永。新周革夫故宋。足以掩勝國之典章矣。周之所以新者如此。非人與天合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湘潭易 館

卽姬家以證新民之愷。書與詩可互證焉。蓋民之新。根於作命之新。卽鏡諸民。康誥周詩。皆可藉爲新民之一證。予壹不解夫一代之人心。叢瑕叢垢。胡然而蓬蓬乎滌其污也。予壹不解夫一代之天心。顯監顯觀。胡然而駸駸乎荷其休也。孰鼓盪是。孰灌輸是。孰居無事而譏汽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不闢邪。意者其有橐籥而不得不通邪。洎與之誦穆考誠弟之言。懷昭考承天之意。始濯然而知被濯之有由已。大學之自新盤銘如繪矣。今夫肇天命而棲身萬民之表。自當廓天下而引領維新之象。則新民綦重矣。請爲之借鏡於書與詩。遂古不編經世之文。姚典姒謨。中天始勒爲圭臬。而鼓舞羣倫之氣象。卽默默與之以俱傳。然遠觀諸前代。不若近鑒於皇朝。一稽衛叔世家。覺片語可垂萬禩之政要。季葉不廢採風之典。泉寒車偈。衰詠概錄於輶軒。而感通帝載之休和。遂隱隱求之而不得。則下覽夫變風。不若上徵諸大雅。一讀周家本紀。覺婉辭足覘一統之皇圖。民以新而復作之。民旣新而命歸之。皆自新之一念。鬱積而彌綸爾。康誥周詩。不皆可引哉。予嘗曠觀乎宇宙盛衰之理。皇王治亂之源。鬱則舊。鬯則新。草鬱而腐。樹鬱而蠹。人鬱而病。國鬱則羣醜肆毒。民鬱則蒼帝恫心。聖人則鬯之以至德。融乎若圓靈之始升。燭耀六合而無所窮。昭乎若春飈之和扇。變化萬物而無所滯。神合夫泰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淵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茫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曠乎蕩乎。中有象乎。遂薊薊乎。上通乎帝座。無鬱不鬯也。無舊不新也。民旣新。新且作。邦雖舊。命且新。是謂眞民。是謂眞命。名祖春官。法祖秋官。作之以束縛。管氏箸書。

晏氏著書。作之以瞞虞。卽欲盪滌穢瑕。竊恐民有不克從新者。詰若曰。新之機縮於民。作之機則仍縮於上也。登輶轅而望淇流。六七族波靡日非。每悵被除之無自。而忽施以無窮之陶鑄。其孰猶皆窳自安乎。故壁經爲論政之書。卽一言已包縷其大旨。封禪泰山。封禪梁父。命適形其黷。草一符瑞。木一符瑞。命更見其誣。卽欲倖邀眷佑。竊恐邦有難於守舊者。詩若曰。邦之舊筦於人。命之新則又筦於天也。憩豐鎬而瞻喬木。十三公積彙旣厚。久卜運會之寢昌。而復深以丕顯之訓謨。其誰謂昊蒼不應乎。故葩經爲靈貺之譜。卽兩語已總匯其頌聲。此皆自新以新民也。書之康誥。詩之大雅。蓋與大學相表裏云。

定

寶慶府石秉鈞

以定定學。學定人定矣。夫定者正也。訓詁家嘗言之。大家豈有異說乎。今而後吾得以學定其人。夫人莫元於定之之尙也。其遽初乎。降是牽於學而已。又降是與學爲牽而已。又降是敝於學而已。千古上。千古下。學匪尠人劇益奪。奪於外內也。奪於末胎也。奪於天下國家志也。志之可恃。不足之數。惟自竊而覺之。覺遲消磨瘳速。消速覺亦無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正訓定。千萬祀之。學人直以是券矣。然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大居正。或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又曰。就有道而正。所以正定其是非。定之訓。正韓哉。言乎上矣。然吾子欲正名於衛。所居不合。反魯然後樂正。所謂定禮樂者。非與。蓋惟定乃正。惟正然後見爲定耳。嗚呼。天下萬世。其達此指乎。吾子憂之。又嘗爲大學發之。不然。旣曰知止。何以必實驗諸定。或曰。定止也。謹求之詩。胡能有定。我戍未定。亂靡有定。定訓止。古訓皆有之。然與茲文。

似贅抑又謂定者成也熟也易之乾坤定矣禮之彛定可再三取證由是更以定作頤定作錠者說經家往往詳誌之總之定之取義不一而學之旨有歸藉不訓正惡乎用吾定然則定奈何定其學而已定其人而已以學定人不如以志定學也志者氣之帥氣者人之根無氣無志無志無學無學無人嗟乎天地之大先聖先賢之絕業闕爾如長夜以終古吾益穆然思覈乎望矣今夫皇古以降爲天下萬世定治道者莫如堯春秋以來爲天下萬世定學術者莫如孔子也列國周流所求不副所定乃刪書斷自唐虞願舉世以不定定之卓然立中原文學之宗通德門徒接茲綦履儒林魁碩佩我韋弦斯固古今來人品學術一大定之秋也而士有品高儕輩者清夜問心百折不改鷄鳴辨道一念難差區區方寸早有以自立所謂異端之學虛無寂滅之得其一偏已耳性功昧而人事遺也所謂俗儒之學記誦詞章者得其緒餘已耳嗜慾深而天機淺也以此言定何定之有夫定者正也正也者非他仁義禮樂立其則忠孝氣節固其防倫常日用行習間雖至不定而有一至定者存適無人不自得也學定人定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靜而后句

邵陽魏仁榮

以審詒靜杜異端也蓋靜而不審老氏之教如此大學爲救世之書故於靜徵實效云昔蒼史製靜字从青爭聲注者謂丹青明審也自後世清靜之風熾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泊兮其未兆颺兮若無止儼儼兮若無所歸而審之義蕩然無存矣維世者起誦聖經二百五言必於靜之一字反復思之者職是故耳靜何以由定而能哉易有之天地定位天主動地主靜也書有之以閏月定四時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

物靜也。雖然。此致靜之由。非已靜之實也。嘗讀伯陽書有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老氏宗旨。一靜括焉耳。然靜而能審其學純。靜不能審其禍烈。則靜可鎮天下。亦可毒天下也。可弗辨哉。乃其言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則言靜而寂滅家祖其說矣。又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言靜而虛無家祖其說矣。況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欲率天下以不知。卽率天下以不審。靜之貽害。豈淺鮮乎。吾述子言而重思矣。空山內貌爾一儒。而一息精神。皆將綜上下左右之交。而闔闢默參其消息。故以審爲靜之鵠。不必課虛求寂。上溯五千言道德。開末世清淨之宗。環堵中寂然一我。而百靈髣髴。幾畢萃於日用飲食之故。而琴夢如接以形神。故以審爲靜之宗。豈其見性明心。聚訟二子異同。啓後儒支離之學。烏虜此吾黨所謂靜。非異學所謂靜也。異學言靜。似靜而易趨於躁也。吾黨言靜。釋躁卽以守其靜也。靜躁之幾。不可不審也。吾用以告天下萬世之讀大學者。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澧州周傳德

以可不可示天下。爲道家法家戒也。夫道家不使民由。法家必使民知。二者皆偏也。子故爲天下正之。且自道家皆言清淨。芻狗萬民。使天下瞑瞑蹢蹢而自矜其塵垢。黃農糠粃堯舜之素。承其流者。遂至萬事廢弛。胥墮壞於冥昧之中。而法家者流。乃一切行以刻薄。強天下所必不能者。而操切之。世風遂大敝而不可救。聖人憂之。爰舉二家之流敝。以正告天下。意謂道德託之古帝。觀其絕聖棄智。猶自操天下抱一。

之權。自後世放誕成風。而黃老爲高。反目伊周爲俗。幾疑倉頡造字。釀千萬世焚書坑士之災。刑法實祖理官。觀其立說著書。猶足救清談廢事之禍。自後世燒書成習。而讀書萬卷。不如通律數行。遂使能吏殺人。開千百輩顯門名家之學。不使由必使知。皆非先王意也。蓋使之中有不可焉。循良著州郡。雖異類不敢爲災。况父老兒童。其相親尤摯。豈其奉梗頑面目。重煩呵譴於使君。樞密重平章。惟達宦始能周悉。若鄉村田舍。則識字者稀。豈能入國史纂修。通考列朝之文獻。可使由不可使知。蓋以其民也。豈真薄爲不屑。而不使知哉。精一傳心之訓。十六字實始道經。知執中範民。唐虞不外道家之派。然而不必強附也。謂清虛累聖世。畫一何以成賢相之功。謂曠達爲高人。空談何以悔蒼生之誤。不使知並不使由。古人所以分謗也。王化之隆也。夜不閉戶。史官知循吏之編。法匪如毛父老無煩苛之苦。人心簡易。由與知各具深衷。初不必家戶箴規。天下始瞻刑措也。夫豈同奸雄詐術。矜操縱而隱示不測也哉。春秋斷獄之書。數十傳奉爲師法。知引經定律。儒家實開法術之先。然而毋庸多事也。朝廷之掌故。學士且難深悉。况在閭閻。文例之紛繁。戶曹且未周窺。矧在鄉曲。使之由並使之知。刻覈所以鮮終也。法制之新也。列說繪圖。測算窺天文之祕。考工興藝。製作通造化之奇。倫類聰明。由與知似可並用。而不知格致精蘊。小民仍未深諳也。夫豈因異學流傳。訾吾儒而疑爲用術也哉。若夫挾書有禁。禍乃及於儒生。偶語者刑。力欲愚夫黔首。則不第儒者之罪人。抑亦道家法家之盜賊也已。

戒必藥狂也。蓋子之欲裁狂簡也久矣。而狂之病多出於必。天下事曷非自必壞之耶。惟子母之諸弟子藥矣。且萬物緣起。其預裁於心者。皆枯心者也。士託儒家邈其才。高言孟行。爭相角勝。靈府分擲。日以破碎。自師其智也。自歧其理也。原心之病。汨天機可作致。而吾學無會通。及其弊也。私立門戶。妄開宗派。雄傑之氣。併力於一偏。思勉上也。次之爲闇。次之爲妄。先事之失。萬事之歧也。惜乎其未窺聖人之心。庸有思勉者也。子絕有四首在母意。惟意倚伏。其乘意而發者。先入者主也。則統觀乎造意之初。試遞推乎未事之始。萬根萌芽。孰茅靡是。百度叢萃。孰雕斲是。滿酬應之量。入之心而茫分賓主。不叢愆於淺得。卽受禍於紛更也。故儒者甫讀書。不敢以經濟名世。而並非主清靜之宗。文飾通才。聰明貽誤。祖尙私智。豪傑多疵。駿靜寂之區。矜一解而滑其旨歸。欲逃名於腐迂。轉閉局於聖域也。故經生重講學。不必在庠序分門。而竊恐以推測爲用。若此者。其必之又在於絕乎。以觀夫子氣定於先幾。涵養之天。又足鎮其紛而靜其變。先圖之則瘁。泛鶩之則支。遇之有無之間。大造不言造。化工不言工。卽此可成世家之贊。智周於物始。古今之務。又足靈其輪而謹其緘。不與物焉迎。不與物焉遠。叩之清寂之下。孰遊於至虛。孰根於無象。安用別參太極之書。謂必諱言揣測。則委靡者得所藉口。而錮蔽反爲學校之憂。似也。夫必不持於氣。而持於識。倘或傲之焉。勢必逞胸臆而作異同之辨。文章道德。轉敗於一念之急遽。而致之無方也。得子母必以化之。持血氣之平。而神不亂。通事物之變。而勢不張。庶退縮者奮而興。明敏者俯而就。文學一派。政事一派。俱聽諸後日之裁成。絕不容紛馳之見。小子有造。中行此其選矣。謂必故事謹嚴。則淺陋者卽

用藏身而宵小可戢。囂張之毒似也。夫必不輕乎己而重乎人。倘或淺之焉。勢必分途徑而成攻擊之謀。奸宄豪雄。何非此數事之紛歧。而操之太促也。得子母必以鎮之。沈靜卽以養太學之才。鹵莽毋令喪儒生之志。庶激論不釀於黨禍。褊心不長於平居。名法數家。縱橫數家。尙克與斯道相陶養。不至爲過激之行。吾黨多才。聖道其有豸乎。故曰戒必。藥狂也。

毋必

巴陵陳 戊

渾必惡鑿智也。蓋天下有必。必有不必。必。惟聖人能必。亦惟聖人毋必。今天下亦何事可必者。法因時變。通事與勢轉移。吾何賓。世役我者。吾賓之。吾何主。我宰世者。吾主之。時止時行。時動時靜。奚戒乎往。奚期乎會。而小慧家乃欲馳騁碎智。雕斲元精。詡推測爲神奇。矜堅悍爲卓絕。情傲岸而獨立。逐同門而異戶。及其弊也。經濟文章。交受其病。故夫子於毋意之下。復冲然其渾之也。而或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成敗兆也。奇耦數也。自然形也。依違寡斷。遷就滋疑。吾但存必爲之志。後此當無不竟之業。事必吾君。使必吾民。正也。非迂。言必信。行必果。直也。非矯。一身之必。期之天下。天下之必。抗之古今。功名分內事。博濟意中物。確乎其不可拔也。傲乎其不可回也。而不然者。昏庸者且得以銅蔽自文矣。游移者且得以順施自詡矣。獨是天下事。固非游移昏庸者所可任。而觀其究竟。敗於游移昏庸者少。敗於堅僻自是者多。蓋昏庸游移者多過時。而堅僻自是者必先時。方其縱心孤往。剛愎自私。騁必之才。湯武可薄。侈必之量。宇宙可包。負必之識。不堪流俗。縱必之志。凌轢古今。其繼也。讀官禮之書。昔所詡爲必行者。今且釀蒼生之禍。負

詞林之望。昔所矜爲必達者。今且開門戶之憂。又甚者創爲倡狂浮游之說。鄙六經爲必焚。小封建爲必滅。惡學校爲必廢。信如是也。挾其必爲之志。勢不至悍然無忌。專其任而不恤其害也不止。聖人慮天下誤用其必也。晝夜之機。示諸川上。翔集之性。發諸山梁。知命不惑。醫必之病。從心不踰。融必之迹。何思何慮。何冀何倖。何干何求。申申也。天天也。恭而安也。蓋吾道如劍。以刀割物卽利。以手迎刃卽傷。故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必有道名。不必有德名。不必有事名。謀於事。斷於理。作於人。成於天而已。奚必。

毋固

平江葉勃青

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夫天地之不固於物。以德圓也。夫子德配天地。其與意必俱絕也。亦宜。且天下有三大圓德焉。天圓地圓。而聖人更法天地之圓爲圓耳。天下無執一不通之道。可以孕萬化於無窮。卽無執一不通之人。可以配三才而立極。顧人之不能以圓德窺聖也。天圓之說。猶或信之。地圓之說。則已疑之。至謂聖人亦法其圓。必且驚爲創論。駭爲奇談。而不免疑信參半之概。若是者。盍於魯論毋意毋必之下。而更觀聖人之毋固。今夫聖人配天地而立極者也。天地之圓圓以質。聖人之圓圓以神。宜夫人而知之矣。而不盡然也。古今來道通則圓。道一則固。固之義。豈盡非美。日月星辰繫於天。而天自若焉。固於氣也。而聖人體之。華嶽河海載於地。而地自若焉。固於力也。而聖人體之。氣固則萬緣迫之。而不蓄於中。力固則百物撓之。而不滯於欲。以此言固。固孰如天地者。固孰如聖人者。而要非所謂一成不

易事過仍留之固。且夫血氣之固不可有。德性之固不可無也。嗜慾之固不可有。道義之固不可無也。既事而遲回。反覆之固念不可有。臨事而迅奮。堅貞之固志不可無也。天有時不能固其維。而傾而折。而聖人固以扶。地有時不能固其根。而陷而崩。而聖人固以植。是天地方藉聖人之固以爲固。而何可以無固。聖人方合天地之固以爲固。而又何可以無固。且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則更何可以無固。若是其固也。道也。其無固也。亦道也。道中之固自有道外之固自無也。吾乃今知夫子之圓德。一天地而已矣。五德之運。成功者退。則陽剛陰柔之際。在天地正不得以自爲統攝者。默滯其盈虛消長之機。而律襲既深。聖人即以無固合乾坤之撰。往不留。來不拒。易象所以符行健之占也。夫萬物之郭。榮生無端。則春生秋殺之餘。在天地更不能以自設成心者。稍乖其長養亨毒之候。而氣機所動。聖人即以無固參橐籥之真。過者化。存者神。同堂所以有無言之欲也。夫故曰。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

狐貉之厚以居

武岡李鍾奇

裘有宜於賓禮者。君子之居可法焉。夫君子居於家。其不能無賓客之事也。審矣。居之以狐貉。其亦有當於禮意乎。且天時與人事。本相因而窮者也。天旣中以盛寒。人復絀於縫紉。而士大夫戶庭公退。或不獲輕裘厚擁。與二三君子相周旋。非特無以殺寒慄之威。亦竝無以昭溫之和之體。則服物缺而禮意亦將缺焉。此君子所深懼也。唯然而夫子之居以狐貉者。可思矣。狐性善疑。貉情嗜睡。苟稱其物以比德。則種類

實非至人所宜。然而獬豸觸邪。曲喻直臣之意。則辨稱名於爾雅。而取材可補裘氏之文。貉生北地。狐產梁州。倘遷其地而弗良。雖輕暖亦非東方之利。然而豳風紀事。集爲公子之裘。則登皮革於攷工。而無斃可繼葛覃之詠。是則君子之居。必以狐貉之厚也。宜也。然而非特爲禦寒計也。君子從大夫之後。正不必鰓鰓自薄。矯情以沽流俗之名。嘗見有身位三公。而顯者踵門。竟至短褐不完。故爲儉嗇以相示者。曲阿所至。禮貌亦因而廢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敬嘉賓而重人臣之體也。且非爲章身計也。君子處鄉黨之閒。原不可落落孤高。弇鄙而貽驕蹇之誚。嘗見有尋常儕輩。而一朝盛服。或遂殷勤相接。歎爲容止之可觀者。文貌所昭。禮意卽從而起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尊嘉客而作居室之則也。獨是君子之接賓客。亦以裘而已。而必宜於狐貉者。豈無說哉。羔羊之裘。召南詠之矣。然此所以居朝而非所以居家也。子也杖遊東魯。已非復搢紳執笏之年。而何敢以五絨五紵。閒儼人君之度。舍羔羊而取狐貉。是卽臣子不敢上僭之義也。而斂其毛毳。卽麗涼可殺。而卒歲無虞。犬羊之裘。玉藻記之矣。然此第庶人所衣。而非君子所衣也。子也籍著君門。已非復鑿井耕田之衆。而何得以不文不褐。下儕黔首之班。棄犬羊而用狐貉。是又士夫不敢自卑之意也。則準以重輕。卽進退有儀。而溫文可挹。噫。微類而資人服御。本天地閒奇闢之功能。而集腋可成。穹室亦贊乎化育。婦人而縫製衣襦。實中饋外勤劬之職業。而絲麻所限。獸產亦補乎人。工子之居。以此洵有當於賓禮之意也夫。

臭惡不食

芷江李永瀚

聖人欲養天下之元氣。先於食氣。慎其防焉。蓋春秋時元氣日漓。無明王賢伯以養之故耳。臭而惡。孔子所深惡也。不食。殆將以養己之氣者。養天下歟。醫周之有天下也。尙臭。臭者。所以交神明而通萬物。故說卦於巽爲臭。謂風動鼓盪天下之氣。而薰蒸於仁義之中。編氓食德。飲和元氣充足。邪氣自不得而干之。彼後世斤斤於奪取天地之氣。矯揉造作以貪奇功。無論終爲天地所忌。物極必反而元氣漸喪。在我將自戕其生。而不可以終日。若此者。聖人早慮之深防之切矣。不然。饘餲餒敗。色惡之不食。盡人能之。於聖人乎何異。卽臭惡不食。盡人能之。又於聖人乎何異。攷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如牛之羶。羊之羶。鳥之鬱。豕之腥。所謂臭惡也。此猶其淺焉者也。然而自聖人觀之。天下滔滔。薰蕕淆亂。春秋夷狄之雜處中原者。凡十八國。嗟夫。獸蹏鳥迹之道。交於中國。羶醢牛酒之氣。浸乎居民。甚至火化日開。飲食爲風俗所不紀。種來外域。蔬果爲方輿所不登。推其害。不至驅一世於茹毛飲血。盡中國而夷狄之不止。聖人憂之。謂饔飧不慎。戾氣卽干天地之和。防範不嚴。口體亦壞。士民之習。本身爲教於臭惡者。峻以拒之。觸之於鼻。禁之於口。屏物之氣。養吾之氣。所謂紉芳蘭以爲佩兮。必餐秋菊之落英者乎。然而又非芬芳自愛者。徒以潔身爲貴也。今夫人所共美者爲神奇。人所共惡者爲臭腐。黍稷維馨。久備清廟明堂之薦。粟菽非寶。偏供閭閻日用之需。歷代聖王以恭儉率天下。不貴珍奇異物之獻。而惟專意於粟菽黍稷者。誠以山海之藏。奇則易敝。田里之產。常則彌堅。敝則必厭。堅則彌尊。此古今之通義也。子之必屏臭惡。非不知寸朽而棄連抱之材。一朝而棄非常之品。君子所不爲。然而荃茅登庭。則蘭蕙減色。榆櫟雜進。

則杞梓無顏。氣類之投。不可不辨。杜天下之臭物。而天下之美物來矣。天下盡得美物而養之。元氣日厚。患氣日消。聖人不食之意。豈其微哉。

醫

清泉黃 駿

舉醫以鋤儒者之蠹。爲萬世醫大道之病也。夫天下有大病。惟儒者而彈疽。恆者則爲大道醫。不恆者則爲天下病。且三代上有醫實無醫名。三代下有醫名無醫實。文字不通。目病也。言語不達。耳蠹也。顛者負顛。疥者療疥。天下頽矣。嗚呼。世之人。其欲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誰得而進之。而儒者爲戎首。噫。天下如此。其真爲病乎。病者惟醫者之所能治。吾欲治之。其將爲醫乎。粵稽上古。鴻濛肇闢。水火龍蛇之天下。極其變。中古聖人醫。以揖讓謳歌訟獄之天下。極其變。下古聖人醫。以征誅大共小球之天下。極其變。後世聖人醫。以春秋君子以前。所醫者二百四十載。不過須臾。君子以後。所醫者數百千萬年。並不知大效之何如也。蓋太極爲兩儀之母。生人之所積其魂魄。故君子一動一靜。手足合陰陽之精。天地爲血氣之谷。人世所以分夫死生。故君子一呼一吸。口鼻亦乾坤之氣。若是。天下可以無病。天下可以無醫。然而山何爲崩。川何爲竭。日月何爲蝕。其容光。此人之所以肝膽楚越者。亦惟是寒暑而偏於一。非和緩不得而治。然彼之所謂醫者。一人之私病。非天下之公病。我之所謂醫者。天下之公病。萬世之良藥也。自東遷以來。爪身之毒。蠡然起矣。上無明天子。下無善方伯。魯不朝周。王不巡狩。京師之田。諸侯易之。列辟專征。天子無討。王朝之命。小國違之。雖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其孰得而醫之。或曰。今日之事。必攻爾官。

藥爾膏。披爾肝膽。上以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下以開百代帝王風教之祖。俾後之人知前聖人於數百年前。已早居天鈞而賜藥石矣。豈不瘳哉。豈不愈哉。故曰。醫者爲萬世醫大道之病。職是故。

此文爲歲試衡州幼童年十二歲之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長沙府畢永年

惟聖知和。統古今而衡論也。蓋和者達道。惟不同和。故公和迺無弊。吾師乎。眡君子。今繩端碩者。輒曰巖巖爾。介介爾。鋒稜峭露。遇事堅持爾。然概執是衡君子。君子孤。君子且隘。聖知其故。爰揭以鳴衆曰。夫君子之量。恢然如天地。苞萬物。不雄成。不暮士。散羣壤植。殆所謂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者乎。有若中天良佐。有若昭代元功。有若某今契交列邦賢俊。試得總而陳之。陶姚以前。湮實錄。蓬圭誰誦。百天子之書。唐虞之際。萃名臣。躬桓直。輯一明廷之瑞。此雖龍蛇濁宙。水火騰區。承太和之洋溢者。尤將握璇玉而諒休也。眡夫夔虎勳猷。華蟲贊采。聽五臣之頌。歌八伯之祥。因極景慶昌明。主臣驩洽。而必有吁咈以呈其傲惕。則雍誠之譏。詎遂曰言應如響。意讚如流。蓋君子澄神溫粹。以頤躬。雖羣奉以淵沖。而有所不豔。矧媮。媮脂韋以售佞也。故元首神聖。而此時之敷陳殿陛。竟戒以傲虐慢遊。同寅協恭。而明謨之訓迪。僚工誕弼。以浚明亮采。至昌言銘佩。廣載以勵者。亟拜之曰。俞。是寓堅彊於燮友者爾。毓一人開一代。上帝原不存。聽民陷溺之心。合同志與同朝。元臣必無有與時俯仰之臆。此雖秉旄闡義。流火侈符。頌新朝之翔治者。又將憶咒烏而示睽也。自夫瓚釐於廟。爵錫於朝。慶八百國之歸心。封十五人之同姓。豈不風雲曠